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man with a mustache and a serious expression. He is wearing a dark jacket and is holding a rifle with both hands, pointing it towards the right. He is looking over his shoulder towards the camera. The background is a plain, light-colored wall.

大
匪

青海人民出版社

卷(10) 宗教篇(下)

土匪

张碧涛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新登字(01)号

土 匪

张碧涛 著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

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5万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25-01164-2/1 • 253 定价：14.80 元

内容提要

这本书描写了解放前夕关中地区一个土匪由发展到覆灭的过程。

书中描写了土匪刘长贵由一个大户人家的家丁队长，由于强奸了四姨太而亡命他乡。

在逃亡中又骗得一年轻寡妇雪桃，在强奸了雪桃的女儿后又一把火活活烧死了她们……

他在地方上伙同兴旺拦路打劫。

和秃骡了一起组织了一个土匪团伙抢劫当地大户人家，乱杀平民百姓。

后又杀死兴旺，霸占了兴旺的老婆。

制造多起命案后，又绑架县长，轮奸杂货店老板的女儿……

和地方保警团发生多次枪战，为投靠国民党的地方势力，杀死秃骡子。

被共产党收编后又发动暴乱，杀死共产党的干部，带头从活人身上割下肉来烤着吃……

被解放军和公安支队剿灭后，只身逃到南方贩毒；潜回家被抓获后，又诬陷他的老对手原保警团团长许明谦，使他含冤而死。

西河沙滩上的枪声，这个残暴、凶狠、奸诈之徒终于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目 录

1. 神秘的潭 (1)
 ●接连几个人的失踪，竟流传开一个神奇的传说。
2. 刘长贵其人 (6)
 ●他把枪放在旁边，上去先在四姨太的大腿间摸了几把.....
3. 徘徊在渭河谷的幽灵 (13)
 ●财主看见两个披着长发的黑影，不知是人是鬼。
4. 话说秃骡子 (20)
 ●燃烧着的火绳把大腿的肉烧得吱吱响，一股焦臭味随着.....
5. 黄带会的兴起 (25)
 ●“阎王爷都怕恶鬼。”
6. 夜袭崔村 (30)
 ●秃骡子挥起杀猪刀，照准开门人的头狠狠一下.....
7. 刀砍老东家 (35)
 ●“你家的财宝都放在哪儿？”
8. 崔旭光查踪觅迹 (40)
 ●“土匪头上又没打记号，见了也不认得。”
9. 绑架县长 (47)

- “老百姓就是抢的再多，只要把官府巴结好……”
10. 兴旺因枪丧命 (55)
- 积久的欲火在他体内重新烧起，腹下的那玩意儿早已.....
11. 血溅旅店 (64)
- 何况自己已有三四个月身孕了.....
12. 刘长贵强霸兴旺妻 (69)
- 杏花被剥光了身子，正面、反面的折腾了个够.....
13. 二袭河湾村 (74)
- “土匪来了！”
14. 戏台下强抢民女 (80)
- 姑娘的母亲和嫂子抱住了土匪的腿.....
15. 一见钟情 (88)
- 透过夏天单薄的衣衫而显露出.....
16. 大王坡伏击 (97)
- 他们打死了保警团十几个人，还捡了二十多条枪。
17. 奉命剿匪 (103)
- 双方在黑天黑地里乱打一阵。
18. 秋雨中的邪恶 (110)
- 几个土匪一拥而上在玉容哭叫和反抗中发泄着.....
19. 谋杀许明谦 (115)
- “自古官匪一家嘛。”
20. 有内奸保团扑空 (122)

- 玉容挣扎着出了麻袋……
21. 大闹消魂楼 (127)
- 就在他准备把翠云领走的时候……
22. 枉费心机 (134)
- 他知道从这女人的嘴时也问不出土匪的下落……
23. 比翼双飞 (142)
- “土匪昨夜又抢了白丽云，多亏保警团……”
24. 杨耀宗养虎伤身 (147)
- ……有时睡着了还得供这些土匪泄欲。
25. 激战在平安河边 (153)
- 保警团的人赶上来，的阵猛扫，又打死了几个。
26. 地下党的关注 (157)
- “兄弟也是被逼上梁山的……”
27. 在匪巢里 (163)
- 闲了就拿翠红和另外抢来的凤娥泄欲取乐。
28. 智救良家女 (172)
- 终于他们在凤娥身上折腾得精疲力尽。
29. 明争暗斗 (180)
- “你先忍着，往后会有大好处。”
30. 楔入县府 (187)
- “剿的啥匪？咱的江山都保不住了。”
31. 除暴未遂 (192)
- “既然你家姑娘让人包下了……”
32. 禿骡子之死 (201)

- 一把尖刀扎进了胸口……
33. 验表辨凶反遭算计 (213)
- “保警团真成了藏污纳垢之地。”
34. 保警团起义 (222)
- “我这次专门找你的。”
35. 内外勾结 (234)
- ……抱着刘瑞莲白白的大腿，接连干了几回。
36. 偷袭县城 (246)
- “将来你把手下的弟兄拉出来行不行？”
37. 土匪暴乱 (257)
- “刘长贵这个人，阴着呢！”
38. 破获黑店 (275)
- 多数喝了绿豆汤的战士都拉起了肚子。
39. 县委书记的惨死 (292)
- “我今生从没吃过人肉，这人肉比猪肉还香。”
40. 剿灭清风山 (301)
- “白送了性命实在划不来。”
41. 逃窜在西南 (309)
- “你为旁人的事，犯得着把自己的命搭上？”
42. 土匪的末日 (334)
- 这个残暴、凶狠、奸诈之徒，临死时捎带着又害了一条人命。

神秘的潭

渭河南岸不远处，有一个潭，面积约有四五亩地。潭边长着茂密的芦苇，潭里的水蓝幽幽，深不见底。人们把它叫无底潭，传说潭底有个洞，通着龙宫。

潭边有一条路，通向渭河的渡口，这条路是渭河南来北往的必经之道。

不知什么时候，潭边的荒地上盖起了一个茅棚，里边住了一个三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此人长得高高瘦瘦，长长的脸，肤色黑青，颧骨高，两肋削，细小的眼上表总是透露着一股阴冷的光。他是哪里人？从哪里来？附近的村里无人知道，胆小怕事的村民们似乎也不愿意打听，怕招惹是非。这个人在潭边开了几块荒地，种了点瓜果蔬菜，并买了十几只鸭，放进了潭里，似乎是一副安家过日子，要在这儿长久住下去的打算。

渐渐地，有了这样一些传闻，说是通向渡口的这条路上，无

神秘的潭

缘无故失踪了几个人，这几个人都是单个行走时失踪的。虽然这几个人都是做生意的外地人，但还是在这附近的村庄引起了一些慌恐和不安。几个人的失踪，竟流传开一个神奇的传说，说无底潭里丰一个怪兽，每当人独自路过，这怪兽就会变成一个美丽无比的少女，迷惑行人。行人就会身不由己地随怪走进潭里，被怪吃掉，连骨头渣子都不吐。

自从失踪了几个人和流传起这个传说，人们对无底潭边的这条路更增了几分神秘和恐怖和感觉。一个的时候，宁愿绕道多走几里也不愿从这儿路过。大人们叮咛孩子不要到这潭边来割草，即便是到渭河边去割草，也要让几个孩子一同去，并一再叮咛让孩子们在太阳落山前回到家里。

人们对潭边的这个陌生人更感神秘了，谝闲传的时候，不禁议论道：既潭里有怪兽，能迷惑住行人，但为什么迷惑不住这陌生人呢？恐怕这个人就是由怪兽变的。

这儿最大的村庄叫杨家堡，约有六七百户人家。村晨最大的财东叫杨耀宗，是附近的有名的豪绅，并任渭阳乡的乡长。这儿神秘地失踪了几个人及无底潭边住了个神秘的陌生人一事传到了他耳朵里，他不禁有些恼怒：何方狂，到了他杨老爷的地盘，也不打声招呼，这也太不把他杨某人放在眼里了。杨耀宗吩咐兴旺去找这个陌生人。

兴旺是杨耀宗的保保，他翱上杨耀宗为他新买的二十响匣子，来到了无底潭边的茅棚前。

陌生人正在棚前搭葫芦架，看见兴旺，理也不理，继续忙他的。兴旺想这人可能有些来头，一般百姓看见他这翱的，总是战战兢兢，而前面这人不惊不慌，就像没看见他似的。

兴旺朝这人喊道：“哎，你这人是哪里来的？怎么也不问问这地姓甚名谁，随随便便地就在这儿住下了？”

陌生人停下手中的活儿，瞥了一眼兴旺说：“我看这是块人种的荒地，就开了一块，怎么就撞着你了？”

兴旺说：“你这人好大口气，没人种难道就没人管了？我们家老爷是这儿的乡长，也是方圆十几里最大的财东，这儿是我家老爷的天下，你想在这儿呆下去，也不向我家老爷打个招呼，你眼里还有王法没有？”

陌生人问：“这地难道是你家老爷的？”

兴旺说：“这几天是我家老爷的天，地自然是我家老爷的地。”

“你家老爷想让我怎么着？”

“你如果识相点的话，我想你应知道咋办。”兴旺说着，拔出腰间的二十响，对着空中飞来的一群乌鸦，“啪”地就是一。但是，乌鸦只是“哇哇哇”地乱叫了一阵，却没有一个掉下来。

陌生人看着兴旺手里崭新的二十响，禁不住赞叹道：“好！真是一只好！”说着，趁兴旺不留意，三两下就缴了兴旺的。

兴旺大惊失色，喊道：“你，你要干啥？”

陌生人淡淡地说：“我想看看你这枪。”他说着举起了枪。

“你……”兴旺吓得后退了两步。

“叭”的一声枪响，飞得已有远了的鸦群中，一只乌鸦如秋风中的零叶，歪歪斜斜地掉了下来。

陌生人将枪扔给木木的兴旺，嘴里还不停地赞叹着：“好枪，好枪。”

兴旺有些目瞪口呆。

陌生人说：“回去告诉你家老爷，说我今天晚上要拜访他。”

兴旺灰头灰脑地回到了杨家堡，向杨耀宗讲，这陌生人大有来头，并有一手好枪法。杨耀宗听后心里升起几分疑惧。他又听

神秘的潭

说陌生人今晚要来拜会他，就立即吩咐兴旺，我几个家丁，带上家伙，守候在他周围，如这陌生人有啥不轨，就给收拾了。

晚上，陌生人果然来到杨府，让门房禀告，说要见杨乡长。杨耀宗此时正躺在床上抽大烟，他吩咐兴旺把这人带上来。

陌生人随兴旺进了杨耀宗的卧房，卧房里两个大红蜡烛，将一切照得亮亮的。示还抽着他的大烟，眼皮也没抬一下。

陌生人朝杨耀宗拱了拱手说：“小的来贵地栖身，未经乡长大人恩准，实在有些冒犯，望杨乡长海涵。”

杨耀宗稍抬了一下子，看了一眼陌生人，问：“你姓甚名谁？哪里来的？为啥跑到我们这块地方来？”

陌生人看了看兴旺及跟前的几个家丁，说：“小的有话想和乡长一个人说。”

杨耀宗踌躇了一下，没有吭声。

陌生人又说：“难道堂堂的乡长，还怕我一个外地人不成？”

杨耀宗坐了起来，朝兴旺摆摆手，兴旺和几个家丁都退了出去。杨耀宗把枪放在自己身旁，问：“你有啥话讲？”

陌生人从身上掏出两块黄澄澄的金砖，放在杨耀宗身旁，说：“小的姓刘名长关中西府人，在家中犯了点事，没法容身，跑了出来，暂借宝地，以后发达了，定不忘乡长大人大恩大德。”

杨耀宗看着黄澄澄的两块金砖，禁不住喜形于色，捉兴旺说此人使一手好枪法，说不定以后还能用得着，至于他在家犯了啥事，那与自己何干？便把金砖收了起来，胖胖的脸上堆满了笑，说：“都是自家兄弟，有话好说。”他朝门外喊道：“兴旺。”

兴旺匆匆地跑了进来，看了一眼刘长贵的杨耀宗，问：“乡长，啥事？”

杨耀宗说：“以后这刘长贵就是自家兄弟了，有事多担待点。

上茶。”

兴旺先是一愣，随后笑嘻嘻地说：“是，乡长。”下去倒茶去了。

刘长贵其人

刘长贵原是西府一大户人家的家丁队长，两年前妇死了，他成了一个二茬光棍，而他的东家陈老爷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大小老婆共四个。每当刘长贵看到陈老爷一个个长得如花似玉的姨太太，心里总有些愤愤不平，自己连一个婆娘都没有，而陈老爷却娶了四个，这真他妈的太不公道。

一个夏日，刘长贵路过四姨太的房子时，看见只穿着短裤短衫的四姨太，裸露着白嫩的大腿和胳膊，禁不住从心里涌起一股饥渴，欲火烧得他全身打颤，他终于按捺不住冲进房内。

四姨太看见提着枪，凶神煞冲进来的刘长贵，吓得瑟瑟发抖，她战战兢兢地问：“刘，刘队长，你，你要干啥？”

刘长贵用枪指着四姨太，狠狠地说：“不准喊，再喊我一枪崩了你。”

四姨太看着黑洞洞的枪口，吓得缩成一团，再也不敢吭声。

刘长贵把枪放在旁边，上去先在四姨太的大腿间摸了几把，接着扒掉四姨太的衣服，就把她给奸了。事毕，刘长贵威胁说，如果敢给老爷说起，就把她给杀了。

一次得手，刘长贵尝到甜头。之后，一有机会，他就窜到四姨太房里，和四姨太鬼混一通。

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刘长贵和一身白肉乱晃的四姨太的事让三姨太看出了苗头，三姨太暗中告诉陈老爷。陈老爷没有声张，却暗中窥视着刘长贵。

一次，陈老爷给刘长贵说，他要出门几天，让刘长贵小心看护好陈家大院。

陈老爷走后，刘长贵以为机会到了，瞅个时机，就溜进了四姨太的房里。

但这次陈老爷并没有出远门，他走了不远就带着几个家丁悄悄地折了回来，当他发现刘长贵窜到四姨太的房里，就和几个家丁扑了进去。

刘长贵正和四姨太鬼混，看见闯进来的陈老爷，禁不住呆住了。

陈老爷看见赤条条的躺在炕上的刘长贵和四姨太，气得脸色发青，吩咐家丁把刘长贵给捆了。陈老爷让把刘长贵吊在一棵树上，用皮鞭狠狠地抽了一顿还不解恨，他想晚上让几个家丁把刘长贵拉出去收拾了。

吃晚饭的时候，陈老爷让家丁黑四看守刘长贵。刘长贵瞅四下无人，对黑四说：“黑四兄弟，救救我。你放兄弟一马，兄弟以后定当厚报。”

黑四说：“我放了你，老爷岂肯放过我。我的命也就没了。”

刘长贵说：“你如果放了我，咱们干脆杀了老爷，一块出去闯天下，总比在人家手里当差强得多。”

刘长贵其人

黑四平时就对刘长贵的枪法佩服，两个人的关系很密切，听刘长贵这么一说，似乎有所心动。

刘长贵又说：“我的枪放在屋子里，我睡觉的枕头旁还放着一百块大洋，你取来，大洋就归你了。”

黑四一听那一百块白花花的银元就归自己了，脑子一热，说：“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你等着，我给你取枪去。”

一小会儿，黑四给刘长贵取来了手枪，他把装银元的布兜换在了自己腰上，为刘长贵解开了绳子。

刘长贵站在地上，活动了一下已近乎麻木的腿脚，身上被抽过的地方火辣辣地疼。刘长贵恶恨恨地骂道：“好呵，陈老狗，看我怎么收拾你。”

刘长贵拿过手枪，和黑四一同来到陈老爷屋里。此时陈老爷刚吃过饭，正躺在椅上品茶，旁迷的三姨太正在给他捶大腿。看刘长贵和黑四凶恶煞地冲了进来，三姨太吓得惊叫一声。

刘长贵二话没说，照着三姨太就是一枪。三姨太一下栽在躺椅旁，血从额头上冒了出来。刘长贵用枪指着陈老爷，骂道：“陈老狗，你是要命还是要钱？要命的话，把你家的黄白银之物送上些，我们好上路。要钱的话，我就一成全了你。”

陈老爷此时已吓得浑身如筛糠般地抖，连声说：“刘，刘队长，你饶了我的命，要啥都行。”

刘长贵说：“把你藏的最贵重东西拿出来。”

陈老爷颤抖着走进里屋，取出一个小匣子。匣子里放产丰十来块金砖。陈老爷乞求着说：“你是家里最贵重的东西了，你都拿去，饶了我吧！”

刘长贵把金砖揣到怀里。这时有几个家丁跑了进来。刘长贵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一枪就把陈老爷给打倒了。他朝门外高喊了一声：“弟兄们，不关你们的事，放我一马，免伤和气，不然我的